

## 核戰後

只要閉上雙眼的話，就能看見那個美麗的世界。

在初春的時候漫步在鮮少人經過的小路上，感受那個一年之中唯一涼爽而不蕭瑟的季節。

走進高聳蔽天的蒼鬱樹林，靠著一棵比你生活在這顆地球上還要久遠的大樹，聆聽只屬於夏日悠閒午後的蟲鳴鳥叫。

那結實飽滿的稻穗在稻田上隨風搖曳，農夫正插著腰，望向他辛勞了一年收穫。

想著想著，喬伊的臉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那個時代的地球，真是美麗到令人目眩神迷，喬伊都捨不得睜開眼了。

他所有關於舊地球的想像畫面，都是從他收藏的 21 世紀老電影與書籍裡所描述的畫面。對於生活在 23 世紀的他，那樣安全、舒適又健康的地球是他難以想像，但卻充滿了吸引力的。

在 喬伊 閒暇的時間裡，他的興趣就是翻看那些描寫著過去那些時代的老電影和書本，或是躺在他花園裡的搖椅上，靜靜的想像著那沁人心脾的美景。

喬伊 躺在他老舊、可是很舒服的床上靜靜的想著，直到睡眠時間過去的電子訊號傳遍了整個第十三時區，接收到訊號的通訊儀器發出了哨音，提醒著人們一天之中太陽輻射最嚴重的時候已經過了，去準備準備，要上工了。

喬伊 不是那種會因為自己出生在這個世界而成天埋怨的人。但他依然像許多 23 世紀的人一樣，對古地球有著超越其他事務的憧憬與想像。他只敢暗自在內心中幻想，而不敢奢望那些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喬伊 習慣了凡事向前看，這是在他父母死後那段痛苦的日子裡學會的。

二十三世紀，一個令人悲傷的世代，在這個世代裡儘管不如二十二世紀一樣，人人都在挨餓，但地球的健康仍不見起色，從外太空拍攝地球的照片依然還是如同它受傷最嚴重那時的顏色—光禿禿的土黃色。儘管在二十一世紀發生的那場近乎毀滅地球的核戰裡，僥倖生存下來的人類，極力的想讓地球重回漂亮的水藍與翠綠色，但仍舊沒有辦法。

在這個時代裡沒有所謂的「國家」，全球依照舊世紀所留下來的經緯制度劃分成了 24 個時區，人類平均分布在無核污染的地區，組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城邦各自生活。而會有這樣的制度出現，是因為在現代大氣層過濾太陽輻射的能力比起過去已經減弱了非常之多，除非穿著防護衣，不然人類的身體無法承受過多的紫外線照射，以至於無法長時間活動於室外。所以才以時區做劃分，並且找回了

過去的城邦制度。

而就算穿著防護衣也不保證人類能平安地從一個城邦穿越到另一個城邦，因為引爆核彈之後有大量的放射性粉塵飄落至地表，並隨著搬運作用而被平均的分散到地球各處，因而引發了許多生物不自然的變異狀況。目前已被發現並確認變異的物種多達兩千多種，並且還一直在持許增加當中。

大多數變異的生物都非常的巨大，並且會攻擊人類。

現在，每一個城邦裡面都有屬於自己的 24 小時不中斷防禦力場，隨時包圍著城市四周，阻隔著其他生物的靠近。但只要一離開城市就不再受到防禦力場的保護了。

由於沒有自保的能力就不能隨意移動，所以普通人常常會僱用傭兵來護送自己前往異鄉。

而喬伊就是一個有著二十八年經驗的老傭兵，他今年已經四十八歲了，比起其他同行的人來說，他算是活得夠久了。

喬伊在家裡吃了一些麵包，就穿戴好自己的裝備就出門了。

23 世紀的城市並不異於其他的世代，一樣有著政治與金融中心、熱鬧的市集、莊嚴的教堂與寺廟，只是不像其他世代一樣，那麼的擁擠。而且一切都選擇環保與無汙染、貼近大自然的方式進行運作。

在這個時代，人們選擇用來在城市裡快速移動的方式是自行車，而不是汽車或公共運輸。現代人大多是在日出時睡覺，接近日落時起床，盡量的在夜晚活動，為的就是避免太陽輻射對人體的傷害。因為，以現在的技術來說，防禦力場雖然能有效的抵擋變異生物的攻擊，卻只能些微減緩太陽輻射。所以現在人們出門，除了已經進入完全的夜晚之外，只能配戴護目鏡和穿著防護衣，避免得到諸如白內障、皮膚癌之類的疾病。

喬伊戴上了他的護目鏡、騎著自行車，向著傭兵辦事處緩慢移動。

位於第十三時區裡的一個海口城市，格藍。他們這裡的傭兵公會就如同其他城邦一樣，在市中心有著一棟屬於自己的大樓。

今天喬伊一走進傭兵辦事處時，所有坐在大廳裡的人都一直盯著他看，令他覺得有些古怪。

這時候，有些騷動的聲音出現了：「咦？這幾天都呆坐在這裡的那個小鬼到哪去了？他不是要找老喬嗎？」開口的人是一個喬伊的老朋友。

「大衛，至於嗎？這麼誇張，我還以為是變異蚯蚓從地底下鑽出來，掀翻我家地板了呢。」喬伊走向前去，抱住了許久不見的老朋友。並回了句話。

大衛呵呵笑了三聲，拍了拍喬伊的肩膀，並說道：「你這麼久沒出現，我還以為你吸收的太陽輻射過多，死在你花園裡的搖椅上了呢！」

喬伊的臉上露出了他那標準的喬伊式大微笑，也只有相識十幾年的老朋友，才能開這種有關於生死的玩笑話。

「你有聽說是怎麼樣的委託嗎？有挑戰性嗎？」喬伊問道。

「有些困難，好像要跨越三個時區的樣子。」

「哦？什麼樣的小子要跑那麼遠啊。」喬伊摸了一下他的落腮鬍，有些好奇的問道。

在得到老友의 指引後，喬伊走向位於地下三樓的墨黎酒吧。

「快起來，我可不和醉鬼談交易。」喬伊向倒在椅子上的少年說道。

約拿有些疑惑的看著眼前那個有些帥氣得過分的大叔。

他有一身橄欖色的黝黑皮膚，看起來就是長時間待在室外，吸收了許多太陽輻射的皮膚，還有一頭在陽光之下應該會閃閃發光、有些微捲的白色短髮，和一個修剪得漂亮、整齊的落腮鬍。

儘管大叔的雙眼被多功能護目鏡給遮蔽住了，但依然看得出來，鏡片底下的眼珠正望著他自己。而約拿也回望他，兩人就這樣一直對望著，沒有人開口打破這僵局。

約拿的思緒有些繁亂，他現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應該就是重新整理一下他在腦袋瓜內橫衝直撞的記憶。

「我就是喬伊·詹姆士，聽說你要委託我事情。」喬伊率先打破了令人尷尬的僵局，伸手把約拿從椅子上拉起來。

「啊…您好，我是約拿·葛倫。我想要向您委託一個護送任務。」好不容易見到了令約拿等待許久的人了，他頓時有些感動。

從昨天進行的談話中，喬伊知道了一點關於約拿的事情。

他還是一名高中生，為了某種他不願意說的原因，他必須在一星期之內離開格藍。從第十三時區開始，跨越三個時區，前往一個位於第九時區名叫「酪路思」的城邦。

既然約拿不願意講出他踏上旅行的原因，那麼喬伊也不會強迫他說出來，畢竟他這些年沒少護送得罪了人而被滿城市追殺，所以要趕緊逃往其他城邦的可憐人。只要報酬付得出來，一切沒問題。

但是一聽到約拿的目的是要到達那麼遠的城邦，喬伊還是有點小驚訝的。一看約拿的白皙皮膚、穿著整齊的服裝，還有喝一杯就倒的情況就可以知道，他這輩子大概是沒有吃過什麼苦，就是個只會讀書的好學生。那麼除非是出於被迫，不然喬伊真的很難想像他是會自願前往那個遙遠城邦的人。

眼看西邊的太陽即將落下，人類可以安全活動的時間到了。

喬伊帶好他的護目鏡之後就揹上他的裝備，騎著自行車，一路向西前行，

他與約拿說好在西大門那碰頭。

在 23 世紀裡，想要進出城市唯一的方法就是走設在防禦力場邊界的城門，因為就連人類也穿透不了防禦力場。

喬伊已經先跟一個商隊談好了，讓他們以護衛的身分隨行，一路跟隨到第十時區邊界的一個大城市：羅蘭，再與他們分開，獨自向西行，直到抵達酪路思為止。

在這個時代，儘管一脫離了防禦力場的保護人類就很難生存下去，但依舊阻擋不了具有野心的商人們的腳步。透過組成商隊的模式一同旅行前往多個城市，平均分攤費用請來許多的護衛，這樣能大大降低旅程的危險性。

畢竟，萬一遇上了巨型變異獸是很難獨自將牠擊退的。

第一次這麼的接近防禦力場邊界，讓約拿的臉上露出了難以掩飾的恐懼，但即使是對外面未知的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害怕，還是不足以令約拿退卻，因為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無聊使得約拿開始觀察四周，這個商隊非常的大，少說也有兩、三百人。

商人們正在把他們的貨物綁在已經馴服過的變異獸身上，這種變異獸約拿在課本裡面有學到，這也是約拿人生中第一次見到這種生物，這種生物只被准許飼養在城市邊界，因為怕牠們在人來人往的市中心裡失控爆走。

牠的俗名叫達達獸，比起其他的變異獸來說攻擊性沒有那麼高，而且可以載得動很重的貨物，又經得起惡劣環境。所以牠們被旅行於各個城市的商人們大量馴養。

就在這時，喬伊走了過來，並交給他一匹達達獸。

「商隊已經準備得差不多，要出發了。我們要在天亮之前到達距離這裡最近的城邦，不然就只能躺在太陽底下等死。」喬伊一邊說著，一邊幫約拿穩住達達獸，好讓約拿騎上達達獸。

要駕馭達達獸其實很簡單，只要拉著韁繩控制方向就行，而牠們的速度也不是特別快，很好控制。

過了不久後，商隊就開始出發了。約拿緊跟在喬伊的腳步後，他們走在商隊的最後方，緩緩前行。

當約拿走出防禦力場之後，發現到外面世界的天空跟他平時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他平時所看的天空都被防禦力場所覆蓋，因為要加強阻擋太陽輻射的能力，所以會刻意的把防禦力場的顏色調成暗紅色，而上面永遠都有著密密麻麻的蜂巢狀能量紋路。

而外面世界的天空卻非常的美麗。

這片天空看起來充滿了防禦力場內沒有的一樣東西，就是那所謂的「生命力」。

也許有一天，這顆曾經美麗的星球能漸漸地從傷痕中走出，走向更加有活力的未來。約拿想著。

「防禦力場保護了人類，同時也限制住了人類。我想你會在旅行的途中見識許多從沒見過的事物。」這句話是剛剛喬伊在出發之前跟約拿說過的話，而在說這句話時，喬伊的臉上帶著淡淡地微笑。果真如此啊。

喬伊和約拿的旅行非常順利，旅途中遇到的變異獸多得數不勝數，但都被喬伊和商隊雇用的護衛團成功擊退。他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橫跨了兩個時區，到達了第十時區邊界的羅蘭城邦，並在這裡和商隊分別。

在這一路上喬伊教會了約拿非常多的東西，而約拿也看到了許多他過去不曾見過的事物。

這兩人也不像是一開始相處的那麼生疏了，現在喬伊對於約拿來說是值得信任的長輩，因為在旅途中約拿表現出了不輸給成年人一般的毅力與勇氣，也讓喬伊漸漸開始認真的對待這個小他二十歲的少年。也許是喬伊從這名少年的身上看到了過去的自己。

經過了這六個月的洗禮，現在的約拿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約拿了。現在的他膚色曬得比以前深了，也因為開始摸槍的緣故，他的手掌上長了厚厚的槍繭。而他的臉上也不像喬伊剛開始認識他那樣，成天帶著有些苦澀的微笑，現在他的笑容變得更加真誠了。

兩人在羅蘭休息了幾天之後就繼續踏上旅程，因為羅蘭位於第十時區和第九時區的邊界，所以只要再穿越一個沙漠就可以到達酪路思城邦了。

儘管他們準備的很充分，但意外來的時候還是有些防不勝防。

他們走在夜晚的沙漠裡，總是特別的小心，因為沙漠中的生物大多是晝伏夜出，就跟人類一樣。牠們會潛伏在沙丘後或是沙子底下，等待著獵物經過，然後在趁他們不注意時襲擊他們以致傷殘，令他們無法逃跑。

被變異蠍子襲擊的是約拿，他當時騎在達達獸的背上，就跟平時一樣，一邊前行一邊向喬伊學習一些求生的知識。

講話講到一半，喬伊忽然抽出腰間的小手槍連開好幾槍，約拿才意識到情況不對，正把槍上膛，一隻變異蠍子從沙子下鑽了出來，用牠看起來特別巨大的鉗子夾住了約拿的左腿，並將約拿拖下達達獸。

當變異蠍子準備要將牠帶有毒液的尾巴刺向約拿，好讓他癱瘓時，喬伊急忙的駕著達達獸飛奔過去，用槍托砸了那變異蠍子的尾巴好幾下，並朝抓住了約拿左腿的大鉗子開了好幾槍，直到把牠的鉗子打斷。

然後喬伊抓起約拿的雙手，把他拉上達達獸，加速逃走。

變異蠍子通常是群居動物，繼續待在那裡，說不定就在下一秒，平常生活在

同一個窩穴內的變異蠍子就會全部爬出來，困住他們兩個。

約拿的那匹達達獸在剛剛受到了驚嚇之後就跑走了，現在要找回牠也已經來不及了。於是喬伊把約拿用繩索綁在他的達達獸背上，防止他因為左腳不能施力而滑下來，而喬伊則是走在旁邊控制韁繩。

「約拿！約拿！別痛到暈過去了，很快就會抵達酪路思了，我先用背包裡的藥幫你急救。」喬伊一邊說著，一邊從他的腰包了翻找著外傷藥。

「現在我要你抓緊韁繩、把這個止痛藥吞下去。我要幫你做緊急包紮了。講一些快樂的事情，家人、朋友、你喜歡的女孩或是學校裡發生的趣事，讓你的大腦繼續思考，不要停下來。」喬伊把一瓶小玻璃罐和韁繩一併交到了約拿的手上。

「可是我怕我講到一半會先哭出來。」

「沒關係，只要你不要暈過去就好了。」

「……我們家很窮，爸爸成天泡酒吧，家裡五口都是靠著媽媽養活。我是家裡第二個小孩，吃苦的都是媽媽跟大哥，他們都很疼我跟小妹。因為我的成績還不差，他們就時常加班幫我付昂貴的學費，讓我繼續升學。」講到這裡約拿就已經有些哽咽了，眼淚也一滴滴地滴落下來。而喬伊只是繼續著自己手上的包紮工作，靜靜地聽著，不開口。

「在高三的時候，我愛上了校長的孫女，她叫米娜，她是一個比我堅強、有自信的女孩。在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知道我已經被她吸引住了。之後米娜說喜歡我，而我也喜歡她……。可是她爸爸發現我們倆偷偷在地下室做的事情，氣到打了米娜兩巴掌……然後我只能在旁邊愣愣地看著他們扭打在一起……嗯……什麼事都不能做……」

「到了隔天，我去上學也沒有看到米娜，聽說是請了病假。上課時，校長找我去他辦公室約談……一進去他就丟給我一袋錢，威脅我如果不在一星期內離開格藍，他就要把我的家人丟到變異獸堆裡去……我什麼都不能做，我只能匆忙的收拾東西……離開格藍，我連我家人最後一面都沒見到……」講到了這裡，約拿再也說不下去了。

約拿抬頭仰望著沙漠裡無雲遮蔽的夜空，無聲哭泣著。今天的夜空一樣很美，但似乎很孤獨的樣子。

就在剛剛約拿回憶時，喬伊已經幫約拿包紮好了，喬伊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拍拍約拿的肩膀，讓他心情平復下來。

喬伊也完全沒有想到強迫約拿遠走他鄉的原因竟然是如此。

約拿等情緒稍稍的平復下來後，他繼續開了口：「米娜後來偷偷來我家找我，叫我去傭兵辦事處找一個名叫喬伊·詹姆士的人委託，那個人會把我安全的送到目的地。她跟我約好在那個叫做酪路思的城邦見面，叫我先走，在那等她。」說著說著，約拿又是哭又是笑。

在喬伊重新拿回韁繩之後，約拿空出來的雙手不停的抹掉自己臉上的淚水，但淚還是不停地在他臉上流著。

喬伊看了下眼前被兩隻巨型變異蜈蚣困於中心的情況，伸手摸了摸自己一直掛在腰間的子彈袋，裡面空空如也，而喬伊的心也涼了一半。

他的子彈因為剛剛的那隻變異蠍子已經打完了。

現在的喬伊失去了槍的庇護，他也只能拿出那個武器了，這大概是唯一能夠拯救約拿的辦法了。

用雙眼目測的話，牠們大概有兩層樓高，牠們除了有覆蓋堅硬的外殼還有好幾十支巨大的腿。牠們忽然地從沙漠地底下鑽出，令子彈已經告罄的喬伊無法反擊，才會讓這隻巨大的變異蜈蚣包圍他們。

在沒有穿甲彈的情況下，唯有用銳利的刀子刺進牠們關節處的空隙中，才能有效的令牠們失去行動能力。

喬伊伸出他的右手放在約拿的肩膀上，示意他不要擔心。並小心翼翼地盯著那兩隻，正不斷爬動在他們周圍繞著圈圈的變異蜈蚣。

喬伊從他的戰術靴中抽出了一把格鬥刀，這是他的父母留給他的唯一的一樣東西，儘管這把刀許久未在戰場上揮舞，它的鋒芒依舊。

喬伊恭敬的把它放在眼前，仔細端詳了幾秒鐘，即便他的雙眼被護目鏡給遮蔽住了，但約拿還是看得出來那不同於以往溫和的眼神。

約拿知道，這是因為喬伊在內心裡開啟了戰鬥模式的狀態，他在這一趟旅行之中見過了無數次喬伊的這種狀態，但卻未曾有一次是像現在這麼的銳利。

喬伊看著這把無名的格鬥刀，並對著被綁在達達獸上的約拿繼續說道：「你現在應該可以操控達達獸了吧？等我引開牠們的注意力，你就快點衝出去，一路往西走，在黎明之前就可以到達酪路思了。」

「不行，我不能丟下你，喬伊大叔！」約拿以悲傷的眼神望向喬伊。

「我已經失職一次了，我不能再失職第二次了。」喬伊也回望著約拿，他以堅定、不容質疑的眼神看著他。

說到了這裡約拿只能默默地點頭，他只恨為什麼自己總是在緊要關頭時無能為力。

「快走吧，你的小情人很快就會去找你的。小心別被驚慌的達達獸給搖下來了。」喬伊在說完這句話之後，就給了約拿一個大大的微笑。

喬伊在此刻收緊了自己的身體，他將自己變成了一枚緊繃的彈簧，等待著最適當的時刻彈射出去。

當喬伊看到了一隻變異昆蟲在爬動時所產生的一個小空隙，他就立刻飛奔向前，重重的踏在那有些不結實的黃沙上，盡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氣，用力跳起，將反手握在慣用手上的格鬥刀給深深的刺進了這隻昆蟲的頭與胸連接處。

因為其中一隻變異昆蟲暫時失去了行動能力，牠們原本無懈可擊的包圍作戰出現了破洞。而當這個小小的破洞露出時，約拿就駕著達達獸衝出了變異蜈蚣的包圍，約拿遵照著喬伊的指示不斷地向前，一直、一直、一直，他知道他不

能回頭，只要他一回頭就完蛋了。

約拿現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抬頭望向那片寂寞的夜空，祈禱著 喬伊 平安無事。

約拿看著這片夜空，想起了那時，他緊跟著 喬伊 的腳步，第一次離開防禦力場保護時，那時天空的景色。

就在黎明將至之時，約拿看到了 酪路思 城邦的大門。他輕輕地拍著 達達獸 的頭，要牠趕快加緊腳步向前走。他們在太陽升起的前一刻成功進到了防禦力場的保護之下。

很快地就有人來幫忙把 約拿 從 達達獸 上面抬下來，送到醫院去。

而 喬伊 呢？

喬伊 沒有想到他那捨命一擊，居然可以重傷那隻至少比他大三倍以上的變異蜈蚣。他之後就像是不要命了一樣，握緊手中的格鬥刀，幾乎用盡了他畢身所學的能力，奮力地與牠們搏鬥了老半天。喬伊 以犧牲兩條腿的情況下，成功的殺死了那兩隻巨型變異蜈蚣。

喬伊 的感覺已經是近乎麻痺的狀態了，他感覺不到自己身上的傷勢嚴不嚴重，只能發覺自己的太陽輻射防護衣，在剛才的戰鬥中耗損了。

現在的 喬伊 只覺得自己有些累了，想要躺在柔軟的沙子休息一下。

他開始回想起了自己的人生。

喬伊 看到了他以前生活的那棟位於城市郊區的小房子，他的爸媽是被市議會雇用來守護城市，專門去獵殺變異獸的職業獵人。因為當時核戰才剛結束，還沒有發展出相應的科學技術去防止那些受到放射性粉塵影響而變異的生物。所以只能透過獵殺與了解牠們習性，去防止牠們傷害人類。

然後 喬伊 的爸媽為了拯救他們的隊友而雙雙喪命，喬伊 從此成了一個孤兒。他爸媽被啃得連骨頭都不剩，唯一完整保留下來，最後回到 喬伊 手上的就是那把格鬥刀。對於那把刀的過去，喬伊 一概不知。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爸爸到死前最後一刻都還沒有放棄求生，一直緊握著這把刀不放。

這也許就是 喬伊 之所以選擇成為一名傭兵的原因，在他父母死後那段痛苦的日子裡，唯一支撐著他的就是對於未來的理想和抱負，令他不斷精進自己的專業，直到自己徹底地埋葬了痛苦的回憶。

他也想要成為像他父母一樣的鬥士，保護著沒有戰鬥能力的平凡人，並且在死前不斷的戰鬥，戰鬥到最後一刻，直至死亡降臨身旁，然後離開。

在 喬伊 的眼前，出現了之前曾雇用過他的雇主們，他們各個微笑著跟 喬伊 握了握手，並拍了拍 喬伊 的肩膀，說謝謝 喬伊 一路上的保護，他們才能安全的

到達遙遠的另一個城邦。

喬伊拔下了他的護目鏡，他臉上有著許久未流過的淚水。喬伊現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死前好好地看看這顆星球的樣子。

儘管喬伊努力抹掉自己的淚，但那些淚水還在他的臉上持續流淌著，令喬伊看不清眼前那顆，從東方緩慢升起的大火球，和天空那像是沸騰的岩漿一樣，灼熱的顏色。這顏色還是如同他護目鏡底下所看到的一樣醜。

什麼時候才能變成像是 21 世紀時那種，給人一種微微的光芒、卻充滿活力的感覺呢？喬伊靜靜地想著。

但這一片醜陋的天空卻承載了所有二十三世紀人類的夢想。

在這個世代所有人都一直期望著，能有一天地球從核彈造成的傷痕中走出來，恢復成過去那個和平又美麗的星球。

只要大氣層一天不恢復以前的厚度，人類就不能像他們的祖先一樣，曝曬在溫柔的陽光之下，奔跑嬉戲。

只要變異獸還存在的一天，人類就不能自由的在地表遷移，傭兵這個令人悲傷的職業依舊存在。

只要地球恢復健康的那一日尚未到來，人類就會繼續等待。

喬伊用他僅剩的些微力氣，把他的右手伸向了那顆正在持續照耀著地球的太陽，奮力張開手掌，然後輕輕放下。